

中国十大

林黛玉

红楼梦



中国十大禁书

粉妆楼全传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原著 藏·无名氏 章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 | | | |
|---------|----------------------|----|
| 第 一 回 | 系红绳月下联姻
折黄旗风前别友 | 1 |
| 第 二 回 | 柏文连西路为官
罗公子北山射虎 | 5 |
| 第 三 回 | 粉金刚义识赛元坛
锦上天巧遇祁子富 | 8 |
| 第 四 回 | 锦上天花前作伐
祁子富柳下辞婚 | 11 |
| 第 五 回 | 沈廷劳动怒生谋
赛元坛原情问话 | 14 |
| 第 六 回 | 粉金刚打满春园
赛元坛救祁子富 | 17 |
| 第 七 回 | 锦上天二次生端
粉金刚两番救友 | 20 |
| 第 八 回 | 玉面虎三气沈廷芳
赛元坛一别英雄友 | 23 |
| 第 九 回 | 胡奎送友转淮安
沈谦问病来书院 | 26 |
| 第 十 回 | 沈谦改本害忠良
章宏送信救恩主 | 29 |
| 第 十 一 回 | 水云庵夫人避祸
金銮殿奸相受惊 | 32 |
| 第 十 二 回 | 义仆亲身替主
忠臣舍命投亲 | 35 |

第十三回	露真名险遭毒手 托假意仍旧安身	39
第十四回	祁子富带女过活 赛元坛探母闻凶	42
第十五回	侯公子闻凶起意 柏小姐发誓盟心	45
第十六回	古松林佳人尽节 粉妆楼美女逃灾	48
第十七回	真活命龙府栖身 假死人柏家开吊	52
第十八回	柏公长安面圣 侯登松林见鬼	55
第十九回	秋红婢义寻女主 柏小姐巧扮男装	58
第二十回	赛元坛奔鸡爪山 玉面虎宿鹅头镇	61
第二十一回	遇奸豪赵胜逢凶 施猛勇罗焜仗义	64
第二十二回	写玉版赵胜传音 赠黄金罗焜寄信	67
第二十三回	罗焜夜奔淮安府 侯登晓入锦亭衙	70
第二十四回	玉面虎公堂遭刑 祁子富山中送信	73
第二十五回	染瘟疫罗焜得病 卖人头胡奎探监	76
第二十六回	过天星夜请名医 穿山甲计传药铺	80
第二十七回	淮安府认假为真 赛元坛将无作有	84

第二十八回	劫法场大闹淮安 追官兵共归山寨	87
第二十九回	鸡爪山招军买马 淮安府告急申文	90
第三十回	祁子富怒骂媒婆 侯公子扳赃买盗	93
第三十一回	祁子富问罪充军 过天星扮商买马	96
第三十二回	孙彪暗保含冤客 柏公义释负辜人	99
第三十三回	祁巧云父女安身 柏玉霜主仆受苦	103
第三十四回	迷路途误走江北 施恩德险丧城西	106
第三十五回	镇海龙夜闹长江 短命鬼星追野港	109
第三十六回	指路强徒来报德 投亲美女且安身	112
第三十七回	粉金刚云南上路 瘟元帅塞北传书	115
第三十八回	贵州府罗灿投亲 定海关马瑶寄信	119
第三十九回	圣天子二信奸臣 众公爷一齐问罪	122
第四十回	长安城夜走秦环 登州府激反程珮	125
第四十一回	鲁国公拿解来京 米吏部参谋相府	128
第四十二回	定国公平空削职 粉金刚星夜逃灾	131

第四十三回	米中粒见报操兵 柏玉霜红楼露面	134
第四十四回	米中粒二人镇江府 柏玉霜大闹望英楼	138
第四十五回	孙翠娥红楼代嫁 米中粒锦帐遭凶	142
第四十六回	柏玉霜主仆逃灾 瘟元帅夫妻施勇	146
第四十七回	小温侯京都朝审 赛诸葛山寨观星	149
第四十八回	玉面虎盼望长安 小温侯欣逢妹丈	152
第四十九回	米中砂拆毁望英楼 小温侯回转兴平寨	155
第五十回	鸡爪山胡奎起义 凤凰岭罗灿施威	158
第五十一回	粉金刚千里送娥眉 小章琪一身投柏府	161
第五十二回	众英雄报义订交 一俊杰开怀畅饮	164
第五十三回	打五虎罗灿招灾 走三关卢宣定计	167
第五十四回	盗令箭巧卖阴阳法 救英豪暗赠雌雄剑	170
第五十五回	行假令调出罗公子 说真情救转粉金刚	173
第五十六回	老巡按中途迟令箭 小孟尝半路赠行装	177
第五十七回	鸡爪山罗灿投营 长安城龙标探信	181

第五十八回	谋篡逆沈谦行文 下江南廷华点兵	184
第五十九回	柏玉霜误入奸谋计 锦上天暗识女装男	187
第六十回	龙标巧遇柏佳人 烈女怒打沈公子	190
第六十一回	御书楼廷芳横尸 都堂府小姐遭刑	194
第六十二回	穿山甲遇过天星 祁巧云替柏小姐	198
第六十三回	劫法场龙标被捉 走黑路秦环归山	202
第六十四回	柏公削职转淮安 侯登怀金投米贼	205
第六十五回	柏文连欣逢众爵主 李逢春暗救各公爷	208
第六十六回	边头关番兵入寇 望海楼唐将遭擒	211
第六十七回	众奸臣乘乱图君 各英雄兴兵伐怨	214
第六十八回	谢应登高山显圣 祁巧云平地成仙	217
第六十九回	粉脸金刚枪挑王虎 金头太岁铜打康龙	220
第七十回	沈谦议执众公爷 米顺技穷群爵主	223
第七十一回	祁巧云驾云入相府 穿山甲戴月出天牢	226
第七十二回	破长安里应外合 入皇宫诉屈伸冤	230

第七十三回	众爵位遇赦征番 各英雄提兵平寇	233
第七十四回	玉面虎日抢三关 火眼虎夜半入寨	237
第七十五回	小英雄八路进兵 老公爷一身归国	240
第七十六回	献地图英雄奏凯 顺天心豪杰收兵	243
第七十七回	明忠奸朝廷执法 报恩仇众士娱怀	248
第七十八回	满春园英雄歇马 飞云殿天子封官	251
第七十九回	结丝萝共成花烛 乘鸾凤同遂姻缘	255
第八十回	凌烟阁上千秋标义 粉妆楼前百世流芳	258

第一回 系红绳月下联姻 折黄旗风前别友

诗曰：

光阴递嬗似轻云，不朽还须建大勋。
壮略欲扶天日坠，雄心岂入弩骀群。
却缘否运姑埋迹，会遇昌期早致君。
为是史书收不尽，故将彩笔谱奇文。

从来国家治乱，只有忠佞两途。尽忠的为公忘私，为国忘家，常存个致君的念头，那富贵功名总置之度外。及至势阻时艰，仍能守经行权，把别人弄坏的局面从新整顿一番，依旧是喜起明良，家齐国治。这才是报国的良臣，克家的令子。惟有那奸险小人，他只图权震一时，不顾骂名千载。卒之，天人交怒，身败名裂；回首繁华，已如春梦，此时即天良发现，已悔不可追。从古到今，不知凡几。

如今且说大唐一段故事，出在乾德年间。其时，国家有道，四海升平，那一班兴唐世袭的公侯，有在朝为官的，有退归林下的。这都不必细表。

单言长安有一位公爷，乃是越国公罗成之后。这公爷名唤罗增，字世瑞，夫人秦氏所生两位公子：长名唤罗灿，年一十八岁，生得身長九尺，臂阔三停，眉清目秀，齿白唇红，有万夫不当之勇，那长安百姓见他生得一表非凡，替他起个绰号，叫做粉脸金刚罗灿；次名罗焜，生得虎背熊腰，龙眉凤目，面如敷粉，唇若涂朱，文武双全，英雄盖世，这些人也替他起个绰号，叫做玉面虎罗焜，他二人每日里操演弓马，熟读兵书，时刻不离罗爷的左右。正是：

一双玉树阶前秀，两粒骊珠颌下珍。

话说罗爷见两位公子生得人才出众，心中也自欢喜，这也不在话下。只因罗爷在朝为官清正，下徇私情，却同一个奸相不睦。这人姓沈名谦，官拜文华殿大学士、右丞相之职。他平日在朝专一卖官鬻爵，好利贪财，把柄专权，无恶不作；满朝文武，多是他的门生，故此无一个不惧他的威势。只有罗爷秉性耿直，就是沈太师有甚么事犯在罗爷手中，却秋毫不得过门，因此他二人结下仇怨。沈谦日日思想要

中国十大禁书

害罗爷的性命，怎奈罗爷为官清正，无法可施，只得权且忍耐。

也是合当有事。那一日，沈太师正朝罢归来，忽见众军官传上边报。太师展开一看，原来边头关鞑鞑造反，兴兵入寇，十分紧急，守边将士申文取救。太师看完边报，心中大喜道：“有了！要害罗增，就在此事！”

次日早朝，会同六部，上了一本，就保奏罗增去镇守边头关，征剿鞑鞑。圣上准本，即刻降旨，封罗增为镇边元帅，限十日内起行。

罗爷领旨回家，与秦氏夫人说道：“可恨奸相沈谦，保奏我去镇守边关，征讨鞑鞑。但是尽忠报国，也是为臣分内之事，只是我万里孤征，不知何时归家？丢你们在京，我有两件事放心不下。”太太道：“有那两件事，这般忧虑？”罗爷道：“头一件事，奸臣当道，是是非非；我去之后，怕的是两个孩儿出去生事闯祸。”太太道：“第二件是何事？”罗爷道：“第二件，只为大孩儿已定下云南贵州府定国公马成龙之女，尚未完姻，二孩儿尚且未曾定亲；我去不知何日才回，因此放心不下。”夫人道：“老爷言之差矣。自古道：‘儿孙自有儿孙福，莫替儿孙作马牛。’但愿老爷此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早早归来。那时再替他完姻，也未为晚。若论他二人在家，怕他出去招灾惹祸，自有妾身拘管。何必过虑！”当下夫妻二人说说谈谈，一宿晚景已过。

次日清晨，早有合朝文武并众位公爷，都来送行。一气忙了三日，到第四日上，罗爷想着家眷在京，必须托几位相好同僚的好友照应照应；想了一会，忙叫家将去请三位到来。看官，你道他请的那三位？头一位乃是兴唐护国公秦琼之后，名唤秦双，同罗增是嫡亲的姊舅；第二位乃是兴唐卫国公李靖之后，名唤李逢春，现任礼部大堂之职；第三位乃陕西西安府都指挥使，姓柏名文连，这位爷乃是淮安府人氏，与李逢春同乡，与罗增等四人最是相好，当下三位爷闻罗爷相请，不一时都到越国公府前，一同下马。早有家将进内禀报，罗爷慌忙开正门出来迎接，接进厅上，行礼已毕，分宾主坐下。

茶罢，卫国公李爷道：“前日多多相扰，今日又蒙见召，不知有何吩咐？”罗爷道：“岂敢，前日多多简慢。今日请三位仁兄到此，别无他事。只因小弟奉旨征讨，为国忘家，理所当然，只是小弟去后，舍下无人，两个小儿年轻，且住这长安城中，怕他们招灾惹祸。因此办杯水酒，拜托三位仁兄照应照应。”三人齐声道：“这个自然，何劳吩咐！”

当下四位老爷谈了些国家大事，早已夕阳西下，月上东山。罗爷吩咐家将，就在后园摆酒。不一时，酒席摆完，叙坐入席。酒过三巡，

食供两套。忽见安童禀道：“二位公子射猎回来，特来禀见。”罗爷道：“快叫他们前来见三位老爷！”只见二人进来，一一拜见，垂手侍立。李爷与柏爷赞道：“公郎器宇不凡，日后必成大器。老夫辈与有荣施矣！”罗爷称谢。秦爷命童儿另安杯箸，请二位少爷入席。罗爷道：“尊长在此，小子理应侍立，岂可混坐！”李爷与柏爷道：“正要请教公子胸中韬略，何妨入座快谈？”罗爷许之，命二人告罪入席，在横头坐下。那柏文连见两位公郎生得相貌堂堂，十分爱惜。原来柏爷无子，只有原配张氏夫人所生一女，名唤玉霜小姐，爱惜犹如掌上珍珠；张氏夫人早已去世，后娶继配侯氏夫人，也未生子。故此，柏爷见了别人的儿女，最是爱惜的。当下见了二位公子，便问罗爷道：“不知二位贤郎青春多少，可曾恭喜？”罗爷道：“正为此焦心，大孩儿已定下云南马亲翁之女，尚未完姻，二孩儿未曾匹配。我此去，不知何日才得回来代他们完娶？”柏文连道：“小弟所生一女，意欲结婚，只恐高攀不起。”罗爷大喜道：“既蒙不嫌小儿，如此甚妙！”遂向李逢春道：“拜托老兄执柯！自当后谢。”正是：

一双跨凤乘驾客，却是牵牛织女星。

李逢春道：“柏兄既是同乡，罗兄又是交好，理当作伐。只是罗兄王命在身，后日就要起马，柏兄不久也要往陕西赴任，此会之后，不知何时再会？自古道：‘拣日不如撞日。’就是今日，求柏兄一纸庚帖，岂不更妙！”罗爷大喜，忙向身边解下一对玉环，双手奉上，道：“权为聘礼，伏乞笑留！”柏爷收此玉环，便取三尺红绫，写了玉霜小姐年庚，送与李爷。李爷转送罗爷，道：“百年和合，千载团圆，恭喜！”罗爷谢之不尽，收了庚帖。连秦爷也自欢喜，一面命公子拜谢，一面重斟玉液，再展金樽。四位老爷只饮得玉兔西沉，方才各自回府。

罗爷自从同柏爷结亲之后，收拾家务。过了两天，那日奉旨动身，五鼓起马，顶盔贯甲，装束齐整，入朝辞过圣上；然后回府拜别家堂祖宗，别了秦氏夫人，有两位公子跟随，出了越国公府门。放炮动身，来到教场，点起三万人马。小三军摆齐队伍，祭过帅旗，调开大队，出了长安，呐喊摇旗。一个个盔明甲亮，一队队人马高强。真正号令严明，鬼神惊怕！怎见得他十分威武，有诗为证：

大将承恩破虏臣，貔貅十万出都门。

捷书奏罢还朝日，麟门应标第一人。

话说罗爷整齐队伍，调开大兵，出了长安。前行有蓝旗小将报道：“启元帅：今有文武各位老爷，奉旨在十里长亭饯别。请令施行！”

中国十大禁书

罗爷闻言，传令大小三军扎下行营，谢过圣恩。一声令下，只听得三声大炮，安下行营。罗爷同两位公子勒马出营，只见文武两班一齐迎接道：“下官等奉旨在此饯行，来得远接，望元帅恕罪！”罗爷慌忙下马，步上长亭，与众官见札。慰劳一番，分宾主坐下，早有当职的官员摆上了皇封御酒、美味珍肴。罗爷起身向北谢恩，然后与众人序坐。

酒过三巡，食供九献。罗爷向柏爷道：“弟去之后，姻兄几时荣行？”柏爷道：“多则十日，总要去了。”罗爷道：“此别不知何时才会？”柏爷道：“吉人天相，自有会期。”罗爷又向秦爷指着两位公子道：“弟去之后，两个孩儿全仗舅兄教训。”秦爷道：“这个自然，何劳吩咐！但是妹丈此去放开心事，莫要忧愁要紧！”罗爷又向众人道：“老夫去后，国家大事全望诸位维持。”众人领命。罗爷方才起身向众人道：“王命在身，不能久陪了。”随即上马，众人送出亭来。

一声炮响，正要动身，只见西南巽地上刮起一阵狂风，飞沙走石，忽听得一声响亮，将中军帅旗折为两段。罗爷不悦，众官一齐失色。

不知吉凶如何，下回再看。

第二回 柏文连西路为官 罗公子北山射虎

话说罗爷见一阵怪风，将旗吹折，未免心中不悦，向众人道：“老夫此去，吉少凶多，但大丈夫得死沙场，以马草裹尸还足矣！只是朝中诸事，老夫放心不下，望诸位好为之！”众人道：“下官等无不遵命。但愿公爷此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早早得胜还朝！我等还在此迎接！”大家安慰一番，各各回朝覆旨。只有两位公子同秦双、柏文连、李逢春三位公爷不舍，又送了一程。看看夕阳西下，罗爷道：“三位仁兄请回府罢。”又向公子道：“你二人也回去罢。早晚侍奉母亲，不可在外游荡！”二位公子只得同三位老爷，洒泪牵衣而别。罗爷从此去后，只等到二位公子聚义兴兵，征平鞑鞑，才得回朝。此是后话，不表。

单言二位公子回家，将风折帅旗之事，告诉了母亲一遍。太太也是闷闷不乐。过了几日，柏文连也往陕西西安府，赴都指挥任去了，罗府内只有秦、李二位老爷常来走走。两位公子，是太太吩咐无事不许出门，每日只在家中闷坐。

不觉光阴迅速，秋去冬来。二位公子在家闷了两个多月，好坐得不耐烦。那一日清晨起来，只见朔风阵阵，瑞雪飘飘。怎见得好雪，有诗为证：

满地花飞不是春，漫天零落玉精神。

红楼画栋皆成粉，远水遥岭尽化银。

话说那雪下了一昼夜，足有三尺多深。须臾天霁，二位公子红炉暖酒，在后园赏雪，只见绿竹垂梢，红梅放蕊。大公子道：“好一派雪景也！”二公子道：“我们一个小小的花园，尚且如此可观，我想那长安城外山水胜景，再添上这一派雪景，还不知怎样可爱呢！”

二人正说得好时，旁边有个安童插嘴道：“小的适在城外北平山梅花岭下经过，真正是雪白梅香，十分可爱！我们长安这些王孙公子，都去游玩：有挑酒肴前去赏雪观梅的，有牵大架鹰前去兴围打猎的，一路车马纷纷，游人甚众！”二位公子被安童这一些话动了心，商议商议，到后堂来禀一声。太太道：“前去游玩何妨？只是不要闯祸，

中国十大茶书

早去早回。”公子见太太许他出去赏雪，心中大喜，忙忙应道：“晓得！”遂令家人备了抬盒，挑了酒肴，换了衣装，牵了马匹，珮了弓箭，辞了太太，出了帅府，转弯抹角，不一时出了城门。

到了北平山下一看，青山绿水如银，远浦遥村似玉。那梅花岭下原有老梅树，大雪冠盖，正在含香半吐，果然春色可观。当下二位公子，往四下里看看梅花，玩玩雪景，只见香车宝马，游人甚多。公子拣了一株大梅树下，叫家人放下桌盒，摆下酒肴。二人对坐，赏雪饮酒；饮了一会，闷酒无趣。他是在家闷久了的，今番要出来玩耍个快乐。

当下二公子罗焜放下杯来，叫道：“哥哥，俺想这一场大雪，下得山中那些麋鹿兔兔无处藏身，我们正好前去射猎一回，带些野味回家，也不在这一番游玩。”大公子听了，喜道：“兄弟言之有理。”遂叫家人：“在这里伺候，我们射猎就来。”家人领命。二位公子一起跳起身来，上马加鞭，往山林之中就跑。跑了一会，四下里一望，只见四面都是高山。二位公子勒住了马道：“好一派雪景！”

这荒山上倒有些凶恶。观望良久，猛的一阵怪风，震摇山岳。风过处，山凹之中跳出一只黑虎，舞爪张牙，好生利害。二位公子大喜。大公子遂向飞鱼袋内取弓，走兽壶中拔箭，拽满弓，搭上箭，喝一声“着”，颺的一箭，往那黑虎项上飞来，好神箭，正中黑虎项上！那虎吼了一声，带箭就跑。二公子道：“那里走！”一齐拍马追来。

只见那黑虎走如飞风，一气赶了二里多路，追到山中，忽见一道金光，那虎就不见了。二人大惊道：“分明看见虎在前面，而为何一道金光就不见了，难道是妖怪不成？”二人再四下观看，都是些曲曲弯弯小路，不能骑马。大公子道：“莫管他！下了马，我偏要寻到这虎，除非他飞上天去！”二公子道：“有理！”遂一齐跳下马来，踏雪寻踪，步上山来，行到一箭之地，只见枯树中小小的一座古庙。

二人近前一看，只见门上有匾，写道：“元坛古庙”。二人道：“我们跑了半日，寻到这个庙，何不到这庙中歇歇！”遂牵着马，步进庙门一看，只见两廊破壁，满地灰尘，原来是一座无人的古庙，又无僧道香火，年深日久，十分颓败。后人诗叹曰：

古庙空山里，秋风动客哀。

峪无人迹往，绝石横荒苔。

二人在内玩了一回，步上殿来，只见香烟没有，钟鼓全无，中间供了一尊无坛神像，连袍也没有。二人道：“如此光景，令人可叹！”正在观看之时，猛然当的一声，落下一枝箭来，二人忙忙近前拾起来看时，

正是他们方才射虎的那一枝箭，二人大惊道：“难道这老虎躲在庙里不成？”二人慌忙插起雕翎，在四下看时，原来元坛神圣旁边泥塑的一只黑虎，正是方才射的那虎，虎脑前尚有箭射的一块形迹。二人大惊道：“我们方才射的是元坛爷的神虎！真正有罪了！”慌忙一起跪下来，祝告道：“方才实是弟子二人之罪！望神圣保佑弟子之父罗增征讨鞑靶，早早得胜回朝！那时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前来还愿！”祝告已毕，拜将下去。

拜犹未了，忽听得咯喳一声响，神柜横头跳出一条大汉，面如锅底，臂阔三停，身長九尺，头戴一顶元色将巾，灰尘多厚；身穿一件皂罗战袍，少袖无襟。大喝道：“你等是谁？在俺这里胡闹！”二位公子抬头一看，吃了一惊，道：“莫非是元坛显圣么？”那黑汉道：“不是元坛显圣，却是霸王成神！你等在此打醒了俺的觉头，敢是送路费来与我老爷的么？不要走，吃我一拳！”轮拳就打。罗焜大怒，举手来迎，打在一处。正是：

两只猛虎相争，一对蛟龙相斗！

这一回叫做：英雄队里，来了轻生替死的良朋；豪杰丛中，做出搅海翻江的事业！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粉金刚义识赛元坛 锦上天巧遇祁子富

且言公子罗焜问那黑汉交手，一来一往，一上一下，斗了八九个解数：罗焜在旁看那人的拳法，不在兄弟之下，赞道：“倒是一位好汉！”忙向前一手格住罗焜，一手格住那黑汉，道：“我且问你：你是何人？为甚么单身独自躲在这古庙之中，作何勾当？”那人道：“俺姓胡名奎，淮安人氏，只因俺生得面黑身长，因此江湖上替俺起个名号，叫做赛元坛。俺先父在京曾做过九门提督，不幸早亡。俺特来谋取功名，不想投亲不遇，路费全无，只得在此庙中权躲风雪。正在瞌睡，不想你二人进来，吵醒了俺的瞌睡，因此一时动怒，相打起来。敢问二公却是何人？来此何干？”公子道：“在下乃世袭兴唐越国公罗门之后，家父现做边关元帅。在下名叫罗焜，这是舍弟罗焜，因射虎到此。”胡奎道：“莫不是粉面金刚罗焜、玉面虎罗焜么？”罗焜道：“正是！”那胡奎听得此言，道：“原来是二位英雄！我胡奎有眼不识，望乞恕罪！”说罢，翻身就拜。正是：

俊杰倾心因俊杰，英雄俯首为英雄。

二位公子见胡奎下拜，忙忙回礼。三个人席地坐下，细问乡贯，都是相好。再谈些兵法武艺，尽皆通晓。三人谈到情蜜处，不忍分离。罗焜道：“想我三人，今日神虎引路，邂逅相逢，定非偶然！意欲结为异姓兄弟，不知胡兄意下如何？”胡奎大喜道：“既蒙二位公子提携，实乃万幸，有何不中！”公子大喜。当时序了年纪，胡奎居长。就在元坛神前撮土为香，结为兄弟。正是：

桃园义重三分鼎，梅岭情深百岁交。

当下三人拜毕，罗焜道：“请问大哥，可有甚么行李，就搬到小弟家中去住？”胡奎道：“愚兄进京投亲不遇，欲要求取功名，怎奈沈谦当道，非钱不行。住在长安，路费用尽，行李衣裳都卖尽了，响在街上卖些枪棒，夜间在此地安身，一无所有，只有随身一条水磨钢鞭，是愚兄的行李。”罗焜道：“既是如此，请大哥就带了钢鞭。”

拜辞了神圣，三位英雄出了庙门，一步步走下山来，没有半箭之路，只见罗府跟来的几个安童寻着雪迹，找上山来了。原来安童们见

二位公子许久不回，恐怕又闯下祸来，因此收了抬盒，寻上山来，恰好两下遇见了。公子令家人牵了马，替胡奎抬了钢鞭，三人步行下山，仍在梅花岭下赏雪饮酒。看看日暮，方才回府，着家人先走，三人一路谈谈说说，不一时进得城来。

到了罗府，重新施礼，分宾主坐下。公子忙取一套新衣服与胡奎换了，引到后堂。先是公子禀告了太太，说了胡奎的来历乡贯，才引了胡奎，入内见了太太，拜了四双八拜，认了伯母。夫人看胡奎相貌堂堂，是个英雄模样，也自欢喜，安慰了一番，忙令排酒。

胡奎在外书房歇宿。住了几日，胡奎思想：老母在家，无人照应，而且家用将完，难以度日。想到其间，面带忧容，虎目梢头流下几点泪来，不好开口。正是：

虽安游子意，难忘慈母恩。

那胡奎虽然不说，被罗灿看破，问道：“大哥为何满面忧容？莫非有甚心事么？”胡奎叹道：“贤弟有所不知，因俺在外日久，老母家下无人，值此隆冬雪下，不知家下何如，因此忧心。”罗焜道：“些须小事，何必忧心！”遂封了五十两银子，叫胡奎写了家书，打发家人连夜送上淮安去了。胡奎十分感激，从此安心住在罗府。早有两月的光景，这也不必细说。

且说长安城北门外有一个饭店，是个寡妇开的，叫做张二娘饭店，店中住了一客人，姓祁名子富。平日却不相认。只因他父亲祁风山做广东知府，亏空了三千两库银，不曾谋补，被奸相沈谦上了一本，拿在刑部监中受罪，这祁子富无奈，只得将家产田地卖了三千多金，进京来代父亲赎罪。带了家眷，到了长安，就住在张二娘饭店。正欲往刑部衙中来寻门路，不想祁子富才到长安，可怜他父亲受不住沈谦的刑法，头一天就死在刑部牢里了。这祁子富见父亲已死，痛哭一场，那里还肯把银子入官，只得领死尸埋葬。就在张二娘店中，过了一年，其妻又死了，只得也在长安埋了。并无子息，只有一女，名唤巧云，年方二八，生得十分美貌，终日在家帮张二娘做些针指。这祁子富也帮张二娘照应店内的帐目。张二娘也无儿女，把祁巧云认做个干女儿，一家三口儿倒也十分相得。只因祁子富为人古执，不肯轻易与人结亲，因此祁巧云年已长成，尚未联姻，连张二娘也未敢多事。

一日，祁子富偶得风寒，抱病在床，祁巧云望空许愿，说道：“若得爹爹病好，情愿各庙烧香还愿。”过了几日，病已好了，却是清明时节，柳绿桃红，家家拜扫。祁巧云思想要代父亲各庙烧香了愿，在母亲坟